紅樓復夢/09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五回　一戰成班師奏捷　十萬貫舊產還元

下一回▶

話說松大元帥正料理軍情，聽見連珠炮響，忙差人探聽。

只見中軍官來稟道：「蠻王沙哩雅親領蠻兵，將助狗叛逆之海們全行拿住，親解來營，求見元帥。」松元帥吩咐各將伺候升帳，令蠻王進見。沙哩雅走至營門，瞧見天兵威武，猶如天神一樣，甚為股栗。來至帳前，見元帥虎威，不敢仰視，連忙俯仗在地，說道：「久居邊外，未嘗作亂。前因誤聽狗言，深為悔恨。今天兵已滅狗類，我親自將哄狗作亂之海賊全行拿住，解赴大營，將功贖罪。求元帥開恩，免我一死。情願替朝廷出力，照管蠻荒邊地。」說畢，只是磕頭。松元帥道：「爾不守安分，助狗作亂，罪大惡極，分應碎屍梟首。姑念你知罪悔過，拿獲海賊，寧靜海洋，全你生命。你蠻地並非藩國，自稱為王，已往不究。本帥奏知天子，施仁聖之恩，賞你土官世職，永守邊地，不失子孫富貴。倘敢再蹈罪戾，天兵到處，種皆絕滅矣。」

沙哩雅汗流浹背，磕頭答應。

松元帥令其站立一旁，吩咐將海賊推上帳來。兩旁答應，立刻將個賊首及有名賊目三百餘名綁捆上帳。松元帥細訊供詞，賊首們將海洋打劫情形、次數直認不諱。元帥道：「賊首海裡虎、海裡蛟係已獲正法。海裡鰍之兄，都是海洋大盜，罪惡滔天。推出轅門，

凌遲碎剮。」將有名賊目全行梟首，號令海邊。其餘散賊數百名，除去被脅為盜者數十名，餘皆斬首，以快人心。從此海疆寧謐，松元帥心中甚為欣慰。令沙哩雅隨營候旨。

塞鴻父女相逢，十分歡悅。馮富拜見丈人、沙哩雅見女婿相貌威武，喜慰非凡。送了多少金珠寶貝，補女兒的嫁妝。馮富、塞鴻領沙哩雅來見都督。寶釵念其歸順朝廷，又是塞鴻之父，優容相待，賞茶命坐。軍中連日趕辦安撫事務。桂恕、祝筠悉心查核糧餉軍裝一世銷算。

不多兩月，朝廷有旨到來，賞封有功將士。封松柱為定國公，仍管節度使；桂恕為兵部侍郎；祝筠為太僕寺卿；薛寶釵封武烈夫人，贈舉人賈寶玉為妙覺禪師；封梅海珠、鞠秋瑞、梅掌珠、鄭汝湘、竺九如、魏紫蕭、舒芳芸、賈珍珠、薛寶書、孟瑞麟、馮佩金、沙塞鴻俱為勳勇恭人；辦糧無誤之荊舜華、朱如蘭、陶春芳、李金帶、祝探春、江芙蓉為安人；松壽、桂堂為冠軍都督御林軍使；馮富、包勇為都閫將軍。各總鎮將弁論功升賞。榮國公賈蘭加軍功三級，功牌三面。其在營打仗殺賊最多，奮不顧身之男女各家將，命元帥查明，分別賞給職銜銀牌。元帥因徐忠們係生擒狗王之人，將徐忠、周惠賞給衛守備銜；茗煙、得祿、喜兒等家將賞給千戶銜；翠翹、三多等十二名姑娘、金映們二十四家媳婦都得了個守尉功牌；其餘家將俱得等第功牌。太守張銘升了觀察。蠻王沙哩雅因其拿賊立功，獻土誠順，免其剿滅，賞給五品州牧土官，令其管束蠻人，子孫世職。其有應行賞恤之事，俱命元帥等奏明辦理。官兵、鄉勇俱加倍恩賞，拔補官職。聖旨開讀已畢，歡聲如雷。男女大小三軍，俱望闕叩謝天恩。

定國公松元帥命武烈夫人薛寶釵，親往各邊界安撫查看。

就帶著沙哩雅去安插蠻人，令其歸農耕種，開墾山田，各安生業。沙哩雅款留都督在蠻峒中耽擱兩月，辦理一切事務。寶釵同秋瑞們令塞鴻作伴，遊覽邊外山川雲樹，風土人情。蠻人扶老攜幼，爭看天朝人物，眾心悅服。寶釵查辦已畢，正是深秋時候，領眾將回至內地。沙哩雅帶著妻子送至大營。松元帥又吩咐一遍，然後拔營班師。正是：

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

自此邊地滅除狗患矣。

薛寶書、馮佩金請寶都督在孝義村暫留數日，招集莊人佃戶修整牆垣，打掃屋宇，

上墳祭祀。大門上立起榜眼及第匾額，左右豎立旗桿，大開筵宴，比柳緒娶馮佩金爭光百倍。此時遠近親友，鄉老男女畢至。黃家何氏節婦亦在坐中。薛寶書將黃其祖的故事說與眾人，表揚節婦貞潔。寶釵們深為歎贊飲敬。

聞節婦之子年已長成，且肯唸書上進，後來張觀察賞其文才，由秀才竟中鄉榜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寶書們料理已畢，將房宅田地仍全交與包都閫照管。馮富不願為官，情願夫妻在家，同包勇安享山水之樂。寶書、寶釵們班師來見祝筠、杜恕，彼此道喜，親熱非凡。同定國公盤桓數日。所有軍需糧餉，祝筠捐輸十分之四。又有各種富商捐助，糧餉十分充足。桂恕、祝筠俱要等銷算完畢方能進京供職，先令松壽、柱堂入都面聖，謝恩供職。寶釵們諸女將附表謝恩，各領家將回籍，留荊、朱兩姨娘在公館照應。又到元帥府同莊夫人、水仙二夫人相敘數日。莊夫人命媳婦孟瑞麟同松壽入都供職，不必在署侍奉。

又擺了幾日得勝筵席，寶釵們拜別起身。全是欽封武烈夫人旗號、執事，掌得勝鼓，領著家將及原來的幾百官兵，越嶺度山，緩程而進。不日來到江口，早有前站備下船隻。鞍馬上勞頓多時，覺在船中人人舒服。松壽夫妻同桂堂、寶書、佩金、珍珠每日俱在寶釵船上相敘談心。所謂功成名就，各遂心願。

寶釵道：「白老人所說『兩戰俱捷，五鳳齊飛』，真是數皆前定。我是世上散人，自問雌伏草茅，老死棲下。不意仗諸弟妹之力，立功異域，得封夫人，並連寶玉亦受國恩。此實夢想不到，願與弟妹共此富貴。」松壽道：「弟妹皆沾姐姐之光，成就功名。」紫蕭、芳芸、掌珠、九如們道：「這倒是真話。咱們若不是沾寶姐姐光，那裡得能受朝廷恩典。」姐妹弟兄歡喜無限，彼此贊美。

珍珠道：「你們只是謙虛，放著這樣秋水長天的景致不瞧，真是可笑。」秋瑞道：「你看那一帶樹林中，定有個禪林古剎。」松壽道：「此間江名富池，那樹林邊正是甘將軍廟。過此百里，即孫夫人祠。」珍珠對寶釵道：「這兩處我要上去拈香。求姐姐傳令，將船暫為停泊。」寶釵道：「甘將軍乃東吳名將，豪傑之士。我亦要到廟中瞻拜一回。」吩咐將船泊在廟前。家將們趕備牲酒、香燭伺候。

寶釵姐弟都到廟中拈香禮拜，獻牲酹酒。秋瑞道：「今見將軍威猛氣象，想當年以百騎往劫曹營，真足令阿瞞喪膽！」

珍珠拜畢，說道：「前在龍宮親見將軍儀表，儼然似座上英雄也。」眾人禮拜畢，大為贊歎。寶釵吩咐家將備辦豬羊三牲、酒果，明日到孫夫人廟上供拈香。眾人遊玩一會，相攜上船。

剛離開廟口，見有無數烏鴉，飛滿篷上，並不畏人。寶釵等深為驚怪，松壽道：「此乃神鴉，係甘將軍遣來護送者。須以鮮肉、豆腐酬其遠送。」珍珠命多備葷素各物，令其自食。群鴉飛鳴而食，各有先後，並無爭奪搶啄之態。直送過數十里，環飛數次，翩翩而去。汝湘道：「《聊齋》所記漢產之母名曰竹青，想不虛謬。」桂堂道：「白飛雲曾說，信則有，不信則無，難以指據。」姐妹們暢談一會。

次日，到孫夫人廟拈香上供。寶釵領著諸弟妹虔誠展拜，甚為恭敬。珍珠分外拜謝，禱祝再三，十分誠敬。在廟中盤桓半日，瞻仰慈容，如在蘆花江上依依難捨。秋瑞道：「這副對聯真是千古不磨之句。」眾人抬頭，見柱上一副大對聯道：

思親淚落吳江冷，

下句是：

望帝神歸蜀道難。

眾人贊歎不已。拜別神像，各回船去。只見神鴉相送，比前更多。各船俱備肉食酬謝，這且不表。

只說珍珠回到本船用過晚飯，頗覺神思困倦，早為安歇。

剛朦朧睡去，只有兩個美婢，戎裝佩劍站在面前，說道：「夫人在百花台賞花開宴，請恭人相會。」珍珠道：「是那位夫人請我相會？」兩婢答道：「恭人到彼自知，休要耽擱。」珍珠被催不過，令一婢引路，見別有洞天。走不多路，畫棟雕樑，十分壯麗，儼然畫圖中之宮殿。越曆數重，來到一座重台，高入雲漢。扶欄曲折而上，剛至台頂，見一位美人戎裝來迎。笑道：「汗馬立功，真是我會中翹楚。我承往顧，念及故人，不愧為多情良友。我已將會中人邀在此間作賞花之會。」珍珠見是孫夫人，連忙拜謝道：「自別慈容，時深依戀。荷蒙授以兵法，得立軍功，仰邀恩命，皆出自夫人恩賜也。五

中銘勒，感佩難名。今瞻慈范，實慰私衷。」珍珠伏地頓首再拜，孫夫人用手相扶而起。見寶釵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芳芸、芙蓉、海珠、掌珠、友梅、九如、彩芝、蟾珠、修雲、寶書、佩金、瑞麟、寶月全行在此。

孫夫人笑道：「金陵十二釵俱已完聚。我連會中人全邀至此，作一勝會。已差人去請遠客，何久不見至？」道言未了，見彩雲飄渺，香風習習，有四位美人相將而至。珍珠見是英、皇二妃、龍王宮主同湘妃，相見笑道：「指顧之間，已數更寒暑。功成塞外，作閨閣中之李將軍。如寶武烈不減班定遠也。」

珍珠拜謝當年情愛。寶釵們亦俱拜見，珍珠一一說與諸姐妹。

孫夫人指龍女對寶釵道：「宮主與寶妹同名，且同一氣。何以見面轉不相識？」諸姐妹見龍宮主與寶釵毫無分別，深以為異。

彼此分賓而坐，美婢送茶。秋瑞們見玉杯中茶色淡碧，清香撲鼻。孫夫人道：「此即瓊漿，乃華池玉液。比諸妹當年所飲之荷露略有滋味。」寶釵道：「人間那得有此。前在幻虛宮曾經嘗過，此則再嘗仙味也。」湘妃道：「今日群芳畢集，不可虛此勝會。須張起百花圖，作竟日歡敘。」孫夫人點頭，吩咐侍從擺設百花。兩邊答應，轉眼間滿台俱是花草，萬紫千紅，勝過三春豔麗。眾姐妹見有好些奇花異卉，莫知名狀。三妃各奏琴瑟，香風徐來，百花飛舞。更有五彩蝴蝶，翩翩而至，按節向花而舞。

忽聞鶴唳之聲，見一朵彩雲從空而降，有一仙女跨鶴飛來。

寶釵、海珠們認得是幻虛仙子，忙起身迎接。孫夫人笑道：

「何以來遲？」幻虛仙與諸人見禮道：「適在蟠桃園查點數目，被東方曼倩纏住，說了一會閒話，才能脫身而來。今日我幻虛中人全在此間，真是難得。須各顯技能，庶不虛此佳會。」孫夫人們大喜，舞劍奏樂，各隨其長。寶釵眾姐妹平日雖知音律，並不精妙。三妃各有指教，俱覺朗然開悟，姐妹們吹彈半晌，各盡其妙。湘妃道：「從此傳入人間，可稱廣陵散矣。」孫夫人命進松花糕、柏子茶。諸仙用畢，幻虛仙邀著眾人看花遊玩。轉到一處，院落沉沉，十分清雅。上面懸有一額，寫著」怡紅院」三字。芙蓉道：「這不是大觀園的』怡紅院』嗎？」幻虛仙點頭道：「諸妹前生在此結下情緣，竟至十二釵全歸於一。我今送你們仍歸本院，以遂前生之願。」說話之際，已走進屋中。

四壁光明，又非昔年景象。眾人走入套房，猛抬頭瞧見寶玉身披鶴氅，閉目趺坐炕上，手中捧著那塊能靈寶玉。

珍珠同寶釵們剛欲上前叫喚，幻虛仙指道：「這裡才是寶玉。」珍珠回望房屋，眾人全然不見，惟有一塊大石，約有十餘丈，高大瑩透光亮，毫光閃閃，上有三個大字，寫著「青埂峰」。忽然石下冒出一股大水，登時波浪滔天。珍珠大驚，剛欲轉身，忽聽見驚天動地一響，那塊大石倒來，壓在身上。

珍珠大叫一聲，猛然驚醒，耳邊猶聞風浪之聲。抱琴端茶揭帳道：「日已三竿，恭人今日過於貪睡。」珍珠披衣坐起，知是孫夫人顯應，夢裡相逢，深為感敬。趕忙梳洗，對江拜謝。

是晚，上座船請安，諸弟妹俱在坐中，寶釵道：「離鄉不遠，轉覺念切。昨日夢與諸妹同在一處，忽然又在當年舊地，真是可笑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姐姐所夢是當年舊居，如我昨夜夢游前生之地，更為可笑。」汝湘道：「莫非昨夜同做一夢嗎？何以我也夢到大觀園？」彼此驚異，互相詢問，說來夢境皆同，俱感孫夫人靈佑，寶釵們焚香拜謝。

自此姐妹們或聚談一處，或各自在船講求音律，不知不覺已到金陵。李宮裁同平兒差人遠接。此時蘭大奶奶亦在家中。

寶釵們船到江口，各官俱來迎接。賈府親族男女無人不到。寶釵正是錦衣歸裡，同著眾人回到榮府。王夫人們俱在祝府，家中惟賈環夫婦、李宮裁婆媳、平兒母女數人。毓哥兒亦在祝府攻書。松壽夫妻拜見道喜。寶釵等祭祖、上墳、拜客。連日大開筵宴，款待親友。松壽夫婦又是新親上門，專席奉請。平兒又替女婿桂堂慶功，晝夜演戲。

李宮裁笑道：「桂姑爺娶了一位美人回來，還該請咱們吃杯喜酒。」寶釵道：「桂姑爺娶什麼美人？」宮裁笑道：「你豈不知，就是你差人送來，交與咱們的白飛云。在咱們家住了三四個月，誰不歡喜親熱。同修妹妹、巧姑娘三個人倒像一胞養的，寸步不離。六月間太太帶去給鎮江老太太做生日。這三個媳婦是桂三姨兒的寶貝。」桂堂聽說，甚為欣慰。寶釵點頭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倒忘了這人，真該吃堂大爺的喜酒。」平兒道：「我替女婿請你們一日。」松壽道：「咱們盡著聽戲吃酒，忘了那三百名官兵同些家將們離家日久，不可在此耽擱。」寶釵深以為是，吩咐明日起身。是晚熱鬧一夜。

次日飯後，寶釵領眾上船。不兩日已到鎮江，文武各官俱到江口迎接。得勝軍回，又是一番景況。夢玉、柳緒、梅魁三個小翰林接著寶釵。姐弟四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八隻眼睛瞅著，拉住不放。寶釵點頭含笑，說不盡那番親熱。秋瑞們也說不出那喜極的情況。松壽、孟瑞麟、桂堂彼此道喜。接著祝府的探姑奶奶、陶、李兩姨娘俱已全到。芙蓉先為拜謝寶釵等，又給顧玉書道喜。座船上竟是一船碎錦。桂堂夫妻相會，見白飛雲彼此感謝，異常親愛。領著來見寶釵，候眾人拜畢，寶釵拉著飛雲道：「匆匆起馬，未得暢敘一宵，今日相逢，深慰渴念。」飛雲道：「自慚非類，得近榮光，尚祈格外垂憐，使得長依福庇，實所深願。」寶釵道：「既能相聚，緣分不淺。我深願與妹樂數朝夕也。」碼頭上伺候齊集。此時寶釵氣概迥異從前，前呼後擁，十分榮耀。塞街填巷，人人爭看。

到祝府門首，是現任太僕宅第，又是一番光景。門樓上立著探花及第直牌，到茶廳下轎。寶釵讓孟瑞麟在前行走，瑞麟再三謙讓。寶釵道：「你今日是新親上門，我不敢僭。過此以後，我再遵命。」彩芝對瑞麟道：「你竟依著寶姐姐，休要推阻。老太太們等著見面呢。寶釵笑道：「彩妹妹到此將近一年，比在家時竟是兩樣，豐彩迥異當時。」彩芝道：「自到此間未曾病過，想起當年真是可笑。」彩芝陪孟瑞麟在前，寶釵諸姐妹一路說笑來到垂花門口。見查大奶奶們領著眾家人媳婦站班迎接。桂夫人、石夫人迎接新親，松大奶奶先為見禮。柏夫人、薛姨太太在景福堂等候。

眾人來到景福堂，先讓松大奶奶夫妻拜見道喜。接著寶釵、海珠、掌珠、秋瑞、汝湘、九如、芳芸、珍珠、紫簫、寶書、佩金、桂堂給柏夫人、桂夫人、石夫人、薛姨太太請安道喜。

寶釵今日母女之樂非同小可。眾姐妹弟兄連著夢金、寶月、寶珠一齊團拜。毓哥兒、慧哥兒、探春的定哥兒、閏姑娘、夢玉的寄生、柳緒的麗姑娘，過來給寶釵們請安道喜。寶釵見慧兒們小弟兄姐妹俱長的很有模樣，心中歡喜。

王夫人、金夫人、柳太太、鄭、鞠、竺、梅太太俱在怡安堂卷棚下迎接新親。彩芝瞧見，忙知會嫂子，緊走上前見禮。

松壽、桂堂、寶釵、珍珠、海珠、掌珠、秋瑞、汝湘、芳芸、紫簫、寶書、佩金各上前跪下請安。此時婆媳兒女相逢，真是喜而又喜。王夫人、薛姨太太更是喜不可解。在怡安堂彼此娘兒們問些說話，吩咐寶釵姐妹」帶桂堂先到介壽堂請安。老太太十分盼

望。等你們見過，松大爺、大奶奶再去，省得擠在一處」。

寶釵等答應，忙到介壽堂來。各堂執事姑娘們俱守在介壽堂影壁前請安道喜，寶釵們應酬不暇。走至介壽堂來，祝母坐在中堂炕上，瞧見寶釵們喜的說不出話來，只是點頭笑道：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寶釵們上前跪下，抱腿請安。祝母將手在眾人臉上各摸一會道：「可憐！倒還不瘦。」眾人磕頭起來，站在炕前。寶釵又跪下，代祝筠及荊、朱兩姨娘請安。桂堂代父請安。祝母對珍珠道：「我像是有好些話要對你們說說，怎麼見了面，一句也想不起來。」汝湘道：「等著過一半天，講故事給老太太聽，比什麼都還熱鬧。」姑娘們回道：「松大奶奶們來見老太太。」祝母道：「松大奶奶是新親，我該迎接才是。」剛下炕來，松壽夫妻已至堂中，上前一齊跪下。祝母忙用手相扶道：「恕我年邁，不能遠接。大奶奶休要見怪。」松壽代父請安。祝母都命坐下，姑娘們遞過香茶。寶釵回過老太太，領著眾人往各堂請安道喜，祝母應允。

眾姐妹先到承瑛堂，兩邊就是竺太太院子。兩處到過，出去走迴廊下，過景福堂夾道，繞過六如閣，到梅姑太爺古香堂道喜之後，出垂花門至蕉雨山房。鞠冷齋父女相見大樂。眾人請安轉來，到景福堂後面至海棠院，給夢玉道喜；走廊下至瓶花閣給金夫人、修雲、飛雲、巧姑娘道喜，到楚寶堂探春屋裡歇了一會，進如是園，到彩芝新改的」瀟湘館」道喜；至藏春塢給柳太太道喜。這才轉到蔭玉堂。

孟瑞麟對珍珠道：「東彎西轉的，比打仗還乏的利害。偏今日又穿了一雙新鞋，再走兩處，須騎牲口才得。」彩芝笑道：

「我在家怕出房門，一動就病。到這兒來，東西兩宅，一天回往要走幾里，將病都走掉了。」姐妹們一齊好笑。幸各位太太們都在怡安堂，到處都無耽擱。寶釵道：「眾姐妹院裡只可改日拜望道喜。實在我也動彈不得，都到咱們太太院裡吃飯去罷。」此時金鳳、紅綬、彩鳳早已預備給寶二奶奶接風。姐妹弟兄正在腹餒之際，就在寶釵屋裡飲酒吃飯。

次日，寶釵親自回拜總鎮各官，將官兵三百名交令回營歸伍。隨往拜各家親戚。松壽、桂堂亦各處拜客。下午是祝府內外款待松壽夫妻。接著柏夫人、桂夫人、梅姑太太、王夫人、薛姨太太、柳太太、金夫人、鄭太太輪流請酒演戲，款待道喜。

鞠、竺兩太太公請一天。諸位親戚們爭著請酒，將些姐妹弟兄吃的發煩。幸而松壽們是大元帥替他們請假百日，省親修墓，日子尚寬。賈蘭也在祝府耽擱半月。松壽夫妻往杭州祭掃祖墓，修祠堂，拜親族。已交歲暮，祝府差人來接度歲，趕忙起身到鎮江。

祝母見親丁骨肉俱聚會一堂，比當年熱鬧，更增榮貴。值此隆冬歲暮，廣行善事。命柏、桂兩夫人於貧寒本族、遠近親友分別贈送度歲之資，窮人盡皆沾惠。又將兩宅中年紀過大的執事姑娘們，有父母的均命其選人擇配，各贈嫁資；其無家可歸的，就在得勝回來小子中，擇其誠謹體面之人婚配。又將長生、翠翹給梅春作了側室；書帶、三多給了蘭哥兒，春燕、秋雲給環哥兒，均為側室。將雁書、如意配了壽大爺。兩宅中紛紛更換，熱鬧非凡。

寶釵們無事，同姐妹弟兄非弄音律，即談閒話。這日在瓶花閣姐妹敘談，忽接璉二奶奶寄來要信。寶釵拆看，裡面是請太太回家過年的稟啟，又是送年禮名單，收租息存用大概數目。

寶釵放在一邊。另有一書是珍大爺寄蘭哥兒的，璉二奶奶已經看過，寄來請太太示下。寶釵展開那書子，眾姐妹俱圍著來看，見上面寫道：

伯父字致蘭姪：現在劉大司馬已奏准致仕回藉，約春間攜眷起身。因吾姪已襲榮國公爵，大司馬願將宅第仍歸故主。再三面囑，數次命作書致意。據雲除修整、改建、添造盡不算外，只須還原價銀十萬兩。吾姪接著此信，即稟明祖母，商議明白，專差寄知，以便與大司馬覆音，斷不可遲誤。佇望之至。伯父珍字寄蘭姪收目。祖母前代為請安，並問母親、璉、寶兩嬸好！

寶釵看完，笑道：「一個大門房蘭哥兒還住不了，要那些房子幹什麼？不用去回祖母，我先給祖母定下批語是』不必費心』四個大字。」珍珠道：「好容易將那房子撇掉，誰還肯拿十萬兩銀去回贖，真是白說。璉二嫂子瞧見這封書，又不知將珍大爺怎樣臭罵一頓。簡絕回覆：很可以不用寫書來問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珍大哥真有些不是，也不想咱們那有這些銀子去贖房子。怨不得璉二嫂子給大老爺買下房屋，花了二千多銀，大老爺嫌小不要，不願回金陵來住，白將那間宅子閒著。」桂堂道：「那天丈母說過，將那所宅子給了我。離榮府不到一箭來路，倒很有個照應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這倒很好。咱們且丟開閒話，雖是算定再也不辦的事，到底要去回過太太，叫蘭哥兒怎樣寫書去回覆。

」珍珠道：「咱們同去，聽太太怎麼說。」姐妹弟兄一齊站起，剛要出去，只見夢玉叫道：「且住！我倒有個主意。」不知夢玉有個什麼主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